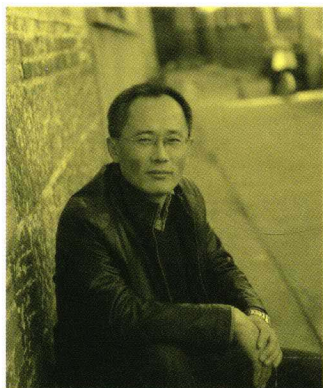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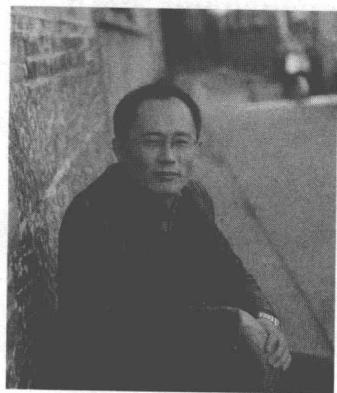


文化的力量

WENHUA DE LILIANG

王月鹏◎著

我与另一个我的关系，大于我与世界的关系。
世界是在我与另一个我之间浮现出来的。



文化的力量

WENHUA DE LILIANG

王月鹏◎著

我与另一个我的关系，大于我与世界的关系。
世界是在我与另一个我之间浮现出来的。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的力量 / 王月鹏著. -- 兰州 :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5.9

(鲁迅文学院精品文丛 : 恰同学芳华)

ISBN 978 - 7 - 5468 - 0967 - 0

I. ①文… II. ①王…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31132 号

文化的力量

(鲁迅文学院精品文丛 : 恰同学芳华)

王月鹏著

责任编辑:刘仕杰

封面设计:君阅书装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社地址:(730030)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 568 号

本社邮箱:dunhuangwenyi1958@163.com

本社博客(新浪):<http://blog.sina.com.cn/lujiangsenlin>

本社微博(新浪):<http://weibo.com/1614982974>

0931 - 8773084(编辑部) 0931 - 8773235(发行部)

北京兴星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13 字数 210 千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3 000

ISBN 978 - 7 - 5468 - 0967 - 0

定价: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生命在鲁院

李一鸣

鲁院，一个神奇的所在。一个小院，隐在十里堡；一座小楼，藏于芍药居。居于大都市，却没有豪华，缺乏轩敞。但在多少作家心里，她却是殿堂般神圣，故乡般温暖。为她而来，跋涉千里；从此而去，频频回眸。一根肠子拴牢思念与向往。时间万水，空间千山，更使她成为记忆虚化、情感美化、想象幻化中的心灵憩园。鲁院，意味着单纯、纯粹、青春、美好，意味着心底最柔软的地方、文学栖居的远方。从与她结缘那天起，“鲁院”便凝为一个永不消逝的“情结”。回望，相忆，引颈，怅惘，成为离去学员定格的精神形象。

在鲁院，他们经历着思想性引领，底蕴性打造，研究性学习，创新性研讨；他们坚守着明净的价值自觉，明晰的精神秉持，滚烫的心灵追求，深沉的文学担当；他们发愤着，孜孜不倦、兀兀穷年地阅读，沉浸浓郁、含英咀华的涵泳，博考经籍、撷华摘艳的覃思，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交心，且行且思、且珍且惜的实践，投身生活、扎根实际的体验，吟安一字、拈断数须的磨练；他们享受着，思与思的碰撞、诗与诗的交融、传统与现代的对接、诊断性研究与方向性发展的融通，拒绝知识性傲慢，呈现平等性亲和，力行研究性对话，达致成长性提高。

在鲁院，他们阅读先人著作，聆听音色清晰的经典，追远溯源，捕捉远古的回音；披览当下文丛，沉潜涵泳，如鱼在水，探寻未知的秘境；清夜独坐，一桌、一椅、一笔、一纸、一键盘、一屏幕，一腔心绪，一幅剪影……

在鲁院，他们步入精神世界，感受读书写作的灵性之美。

美在品位。一个人抛却物欲，远离浮躁，沉下心，稳住神，坐得住，学得进，写得沉，不论是狂风暴雨、电闪雷鸣，还是烈焰炽炽、热风难耐，潜心攻读，养性修身，自是一种境界、一种修炼、一种品位。灯红酒绿，太醉；香车美女，太俗；追名逐利，太累；鸡毛蒜皮，太碎。只有读书写作，最好、最妙、最美！

美在享受。读书写作，拍案而起，击掌而坐，捧腹而笑，抚掌而哭，扪胸而问；为之歌、为之舞、为之泣、为之诉；找到自尊、自信、自强、自己；寻回真情、真意、真志、真理；使人生得其所、生活充实、生长快乐、生命美丽。书人默契，会心而悦，读书写作真好！

美在进向。书到用时方恨少，写到深处最有味。读自然，一朵花上见命运，蓬松白云有人生；读社会，红尘滚滚藏清明，关系交织蕴涵深；读人心，大海般喧腾，密根般纠结，一个针眼，穿过八级大风；读佳作，形象上入心，理论上入脑，全局上着眼，细微处体验，读出语言、读出情感，读出哲学，读出诗性。读书，可救急；写作，能救命！

于是，读书写作，成为他们的生存方式、生活追求、生命状态。

有一种力量，叫文学；

有一种美好，叫回忆；

有一种感动，叫青春；

有一种生命，在鲁院！

(作者为现鲁院常务副院长)

C 目录 Contents

天马栈桥	1
心愿树	8
静物与光影	16
万松浦	35
高处的镜子	38
山谷的语言	40
西 港	44
岛	46
河套湿地	47
牟氏庄园的内与外	49
“大明湖的芦苇怎么样了?”	51
烟雨武夷山	54
城与乡	57
葡 园	69
草根的守望	93
被遮蔽的民间	99
他者的意味	105
内心的冲突	111
我难道问了什么吗?	115
在等待之外	118

肉身和精神的双重抵押	121
精神对话	123
话语的可能	140
写下怕和爱	147
我的“城与乡”	150
是介入的，也是穿越的	154
回到常识	158
从词语开始的写作	162
面对时间的写作	165
作为写作底色的时代	168
在鲁院，在自己的房间	170
在场的表达	173
找寻属于自己的可能性	174
写作终将继续	178
心安的理由	180
欲言又止的表情	182
散文与现实的互为辨析，以及我们的局限	184
我与《散文》	187
情怀：关于散文的断片	189
跋	197

天马栈桥

我一次次走近又离开那座栈桥。当我试图表达我的感受时，总是欲言又止。终于有一天，我停步，回首，从一个不远也不近的距离打量栈桥，恍然发现它在面对大海遥望彼岸的时候，其实也是一种欲言又止的表情。这个发现让我备受安慰，让我从此知道一个人与一座桥之间，其实是有诸多相仿之处的。人生的某些际遇，倘若大海给不出答案，或许从栈桥那里可以得到解释。

栈桥是一个态度。我从它的欲言又止的表情里，看到了一种坚定。置身波涛之中，它并不期望抵达彼岸，也无意于征服什么，它只是固守属于自己的一份命运，这是最诚实的生命态度。

一个欲言又止的表情，让我的书写和表达变得尴尬。

在物欲横流的现实之中，如果栈桥也有欲望的话，那么它的欲望则是对于风浪的欲望，它向大海深处的延伸，只为了更真实地看到和体验风浪内部的秘密。在海之上，并不企望征服大海，它停止在一个应当停止的位置，保持了一种理性又节制的姿态，拒绝彼岸的诱惑，拒绝所谓的征服。它知道，大海是永远不可以用来征服的。海纳百川，当“百川”都成为被人类欲望玷污的伤口，大海别无选择的容纳显得更加悲壮。栈桥甚至拒绝作为桥的所谓使命，在遍地架桥的现实世界，它是另一种桥——不以抵达彼岸为目的。在道路断裂的地方，它承担人类与风浪之间的沟通，接续一些更为重要的东西。

栈桥拒绝联接此岸与彼岸，但我相信栈桥一定联接了一些什么。有

些不为人知的消息，从大海深处乘着风浪而来。

看到大海内部的风暴，听懂海浪携带的消息，并且据此明白了彼岸的世界。栈桥向着彼岸保持守望的姿态，这是一种坚持还是一种放弃？

懂得放弃，愿意慢下来，是何其不易的境界。

遇山辟山，逢河架桥。然而这世界并非全是坦途和通途。看不见的裂痕与沟壑，不仅仅是在大地身上，也在人的心上，任何外在的联接其实都是无效的。太多的桥弱不禁风轰然倒塌，通往目的地之路，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斩断，然后风也平，浪也静。这并不是一个真实的海。

在这个支离破碎的世界，每一块碎片都是一个向往尊严的独立存在。

倘若人心是龟裂的，播种将是一件徒劳的事情，所谓明天也会变得更加遥远和无望。

栈桥的存在让我明白了，局部地观察桥，单独看待一段桥，或许更易于理解漫漫长路。那些所谓完整的宏大意义，常常不过是一个虚空。我们都是道路的奔波者。我们无路可逃。结束或开始，解脱或陷入，每一次选择都悲欣交集。我时常想，是否可以把脚下的漫漫长路分割成为若干份，每一份都视同一段栈桥，以缓慢和从容的心态去走，拒绝风雨兼程。慢下来，才会更清楚地看到沿路的事物。

这座名叫天马栈桥的桥，位于黄海之滨，套子湾畔。夹河在这里浩荡入海，夕阳下可见鸥鸟翔集，波光粼粼。从天马栈桥西行不足百里，是蓬莱仙境，那里可以看到黄海与渤海的交汇处，一条分界线，隔开了两个海。

天马栈桥在我所工作与生活的这个工业新城的西部。栈桥向海里探进四百多米，形似一个跳跃的音符。桥身是木板铺就的，脚底下腾起原木的清香与海的气息。岸边有大片葡萄园，被誉为这个城市的“肺”。很多人周末赶到这里，像是奔赴一个约定，又像是在逃离什么。当这种浪漫越来越日常化，天马栈桥被赋予爱的意味，到栈桥上摄影留念几乎成为这个城市婚礼的一个约定俗成的环节。海是背景，栈桥是爱情的见

证者，也是浪漫情怀的参与者。在一个追求速度与效益的工业城市，天马栈桥谢绝速度，保有正常温度和客观立场，且以爱的宣言为己任，这样一个建筑作品的诞生，是我心中一个不可忽略的精神事件。我知道，它顺应了这个城市 and 这个时代深处的精神潜流，就像栈桥深入大海内部洞察了风浪的心思和秘密一样。相对于那些所谓功能意义上的桥，栈桥是“残缺”的，它以自身的不完整，表达某种越来越罕见的自主与健全。

像一个巨大的隐喻。

海是不可穷尽的。栈桥懂得海的不可穷尽。它让我想到另一种人生态度。拒绝速度，拒绝对彼岸的抵达。并且，它是有爱的，见证爱，宣示爱，滋养爱。

几乎每个周末，我都到天马栈桥附近的一个小屋去读书写作和发呆。站在阳台上，整个葡萄园尽收眼底。我对这片葡萄园心存忧虑，就像面对一个精致的工艺品，越发担心它哪一天会被跌碎。在别人的不以为然里，我在做着杞人忧天的事情。

我一次次陪同外地来的朋友走向栈桥，走向大海深处。初秋的海边有些凉意，海风吹拂，女儿在沙滩上奔跑，她不时地弯腰拾起贝壳，对每一个贝壳都满心好奇。她把贝壳用海水洗净，摆放到盘子里，一双小手就托起一盘七彩世界。我们走走停停，在栈桥的尽头坐下，面朝大海，并不言语。他燃起烟斗，眯缝着眼睛看大海。穿过烟斗上方缭绕的青烟，他一定看到了别人不曾看到的東西。我不问，他也不说，此刻任何语言都是一种打扰。一群年轻人涌了过来，他们面向大海，相互挽着臂膀，放声唱起了张雨生的《大海》。想起我的青年时代，也曾深情且忧伤地唱过这首歌。那些懵懂的激情岁月倏然而逝，一晃二十多年了。他们挽着臂膀面向大海一遍遍地唱，用心，且用力，歌声嘶哑，像是在呐喊，又像是郑重的承诺。看着一张张年轻的脸，眼前浮起了我的远去的青春，还有这帮年轻人终将到来的中年。其实我们处在同一个时代，有着共同的爱与痛，那些不同的体验和认知，并不是用“代沟”这类词语就可以简单解释的。鸥鸟在飞。前方的岛屿若隐若现。站在栈桥尽

头，临海听涛，心事苍茫。向东，可以看到这个城市的大致轮廓，它是由钢筋混凝土和松林构筑的；向西，是几个零星的渔村，还有一个巨大的造船厂。我曾无数次陪同参观考察的外地来客去到那家造船厂，钢铁的世界，穿梭的车辆，电焊工冷峻的表情，金属碰撞的刺耳声响，还有长长的波堤……这些凌乱的意象是如何铸就了一个懂得乘风破浪的钢铁空间？那年下了很大的雪，雪把整个造船厂几乎湮没了，几辆巨型铲车轰隆隆地忙碌一整天，才将满院积雪推进了大海。我是听人转述这个情景的。我的心中满是疑惑，一座雪山被推向大海的时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大海是怎样接纳一座雪山的？一座雪山与海水之间，需要怎样的沟通才能达成最终的融合，它们之间是否也存在一座别样形态的“栈桥”？

因为彼此之间的默契，天马栈桥成为我内心的一个“结”，它浓缩了一片海，日日夜夜涌动潮汐的声音。当我沉默和徘徊时，总能听到海浪在不停地拍打心扉。它在岸边的喧嚣，以及内在的宁静，是浑然一体的。

在黄昏时分走向天马栈桥，几乎成了我每天的一项功课。从不同的角度看栈桥，或者在栈桥不同的位置看海，都会看出不同的感受；同样的一座栈桥，同样的一个海，还有同样的一个我，彼此呈现了日常中被喧嚣和匆忙遮蔽的那些最真实的部分。驻足栈桥，我看到大海的徘徊，看到滨海路上来来往往的不同人生，回望身后城市的万家灯火，心中涌起一种难言的滋味。我说不清我与这个城市之间是一种怎样的情感，想要挣脱一些事物，却又难以割舍另一些事物。此刻的栈桥，是懂我的。

岸边灯火此起彼伏。栈桥的灯光是朦胧的，越往深处走去，越发显得柔和。薄薄的雾气在海面缭绕，让栈桥显得更加脉脉含情，大海也有了与人类相同的体温。栈桥像是一个历尽世事的人，它体验爱与孤独，它保持沉默，始终不开口说出自己的心事。海在脚底下匀称地呼吸，我走在栈桥上，身影被海浪托举着，像一个小心翼翼的秘密。置身桥头，与海对视久了，蓦然回头，我时常把来路的方向当成彼岸，不知今夕何夕。

天马栈桥旁边的广场时常举办盛大的演出。歌声，掌声，呐喊声，混合着海浪的声音，海成为各种表演的巨大背景。歌舞声中，有人在栈桥上漫步，偶尔驻足，远远地望着海边的表演，不知在想些什么。那个夏季，海边广场的大舞台每天夜里都热闹非凡，他们在评选这个城市的草根明星。那些放下锄头和瓦刀的人，站到自己的舞台上挚情歌舞，掌声从海面涌起。我站在台下，一动也不动地仰望台上，被深深地打动了。从所谓的艺术层面看，他们固然是有局限的，甚至有着不可弥补的缺憾，但是他们真实，真诚，这更让人珍惜和感动。在天马栈桥与葡萄园之间，建起了一片住宅区，楼房错落有致，这片镶嵌在葡萄园与栈桥之间的建筑物，散发一种让人心安的力量。住宅小区的后续工程正在施工，建筑工人劳作一天，三五成群地踏着夜色走向栈桥，融入桥上的人群。走在栈桥上，生命都是平等的，摘除面具，摒弃速度，生命回归本来的样子，缓慢，自我，不为外界所动。走在栈桥上的人，其实都是心怀心事的人，喜悦的，或悲伤的，想要倾诉的，不可言说的……我还留意到，几乎所有来到栈桥的人，他们的行走都是缓慢的。那些沿着海边跑步的人，那些驱车而来的人，步入栈桥，都自觉地减速，保持一种漫步的姿态，像是一个共同的约定，又像是进入了某种“场”，没有理由也不需要理由，一切都是自然的。远方公路上传来车辆疾驰的声音，栈桥以自己的方式呈现了一种不合作的缓慢。在栈桥上，速度是没有意义的。

栈桥的尽头是大海，不是彼岸。其实所有道路的尽头，未必都是预想中的圆满结局。所谓梦想，实现亦即破灭，这样的一份悖论被我们略过了。

一截路，义无反顾地延向大海深处的风浪，而不是相反。临桥而居的人，相同表情下隐藏着不同的想法，大家迈着同等节律的步子，走着同样的一段桥，内心抵达的地方却是不同的。

车在戈壁滩爬行，放眼望去，满目苍凉。同行的人都嫌沿途没有景致，因为单调所以更觉疲累。我珍惜这样巨大无边的单调和苍凉，它本

身即是人世间最不可替代的风景。早晨从敦煌出发，中午抵达嘉峪关，下午就乘坐飞机离开了那里，我没有看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景象。像那些风尘仆仆的当代游客一样，我从一个地方奔赴另一个地方，不知道究竟看到了什么。

我们都是匆匆赶路的人。

登嘉峪关，我并没有雄壮之感。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曾经这样描述嘉峪关：“这个伟大的建筑，像一座复杂古老的工艺品一样，屹立在西部的大地上。”一个关隘，像一个“工艺品”，这是嘉峪关的伟大之所在。塞外的粗风砺雨中，一个关隘除了它的功能作用，在局部细节上居然如此讲究，多么让人心动。与古人相比，当代人的心灵何其粗糙。在嘉峪关，我抚摸城砖，想要感受历史的体温，可惜冰冷一片，很难想象这里曾经凝结了那么多热血男儿的豪情。我更多感受到的，是苍茫——现实的和历史的苍茫。远山静默。我以我的方式与远山对视，我内心的苍茫比眼前看到的更为苍茫。有一种想要落泪的感觉。在嘉峪关的苍茫中，我得到另一种洗礼，获得另一种力量，明白了多年来没有想明白的一个问题。这是否叫做彻悟？

那次大西北之行，是我人生的一段“栈桥”。在那里，面对巨大的苍茫，我终于明白人生并不是所有的抵达都有意义，不浪费生命，不将生命消耗在无谓的事情上，这是对生命的最大负责。其实多年来一直在思考何去何从的问题。我还不够坚定和决绝。同行大西北的一位退休干部，一路上总结自己的职场生涯，叹息一生中最好的年华都用在撒谎上，到了晚年才想到要做一个诚实的真实的自己，但是已经没人愿意听他说话，即使对于他的那些泣血忠告也充耳不闻，他感到悲哀，为自己，更为他们。再匆忙的赶路，也该明辨方向；人生更像一场散步，而不是只顾低头赶路，路的尽头并没有沿途的这些风景。从大西北回到我所工作与生活的城市，我学会了使用“减法”，从俗世的目光和欲望中抽出身来，以放弃的方式固守属于自己的命运。对得住自己这条命，不枉到这世上走一遭，这是活着的意义，哪怕它最终只对我一个人有意义，也是无怨无悔的。我庆幸自己在一个还不算太迟的年龄里，真正坚

定了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一刻，我觉得第一次真正懂得了身边的这座栈桥。

天马栈桥让我想到了其它的更多的桥，还有它们在现实中充扮的角色。生活空间飞速拓展，心灵空间却变得越来越逼窄。人的内心是最不该忽略，又最容易被忽略的地方。很多人忙着与世界对话，却忘记了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栈桥告诉我，缓慢是可能的，拒绝是可能的，与自我的对话也是可能的。时间会验证这其中的奥秘。一个不曾被时间穿越的空间，是不具备生命力的。我看到那些来自遥远地方的时光，它们蹒跚着，一步一个天涯。

汹涌的思考。节制的表达。这个现实是经不住追问的。

诗意的栖居只能沦为一抹回忆了。现实在欲望的怂恿下，一次次宣告诗意栖居的不可能，以及所谓努力的徒劳。有些焦虑，其实正是源自对这种徒劳的不甘。

从人群中走出来，在重新走向人群之前，是栈桥接纳了我，我们。

珍视身边的这座栈桥，它让我以漫步的姿态抵达了这世间所有不可企及的地方。

心愿树

他在自家院落栽下那棵幼槐，已是若干年前的事情了。在这座工业新城边缘，黄沙漫漫，海风寂寥，没有人留意一棵树在某个院落的成长。几年过去了，这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高楼林立，人气越来越旺，特别是夏日夜晚，海边栈桥成为这个城市的休闲之地。他把那棵幼槐从自家院落移至海边，栽在距离栈桥不远的地方。移栽当天，他举办了郑重的仪式，我是后来从录像资料中看到当时的情景，隔着时间和屏幕，依然能强烈感受到他的虔诚。这是一个心有敬畏的人，他以这样一种方式表达对于这片土地的深爱。在蓝天与大地之间，在海边，这是一个人的仪式。那天一只喜鹊停留在树梢上久久不肯离去，像是被眼前这个简朴的仪式所感动。幼槐的周围，是护墙。他没有把一棵树直接推向海边，选择在远离人群的地方，在对风浪有所遮挡的地方，让一棵树安心地扎根成长。成长是一件具体的事情，需要经风历雨也需要关爱呵护，他默默关注这棵树，每天早晨都要去看一看它，绕着树走几圈，在同一个位置亲手给它拍一张照片，不管如何忙碌，这成为他每天的必修课。他不仅仅种下了一棵树，而且每天都牵挂和惦念着这棵树的成长，每天都去看一看它，记录这棵树每一天的成长与变化。我时常在想，在繁忙的现实冗务中，他对一棵树的惦念一定赋予了信仰意味，他的心里一定有某种东西在伴随那棵树一起成长，每天迎着朝阳走向海边，去看望一棵树，他在行走的过程中，精神越发明亮起来。他远远地打量那棵树，有时候走近了抚摸树的枝叶，心里有说不出的感动，海浪声中，他

甚至能听到树在拔节的声音，像是与他的心灵对话。他听懂了。一棵树，与大海朝夕相伴，他听到树的身体内部的潮汐，那是生命生生不息的召唤。大海的浪花与树的绿叶遥相呼应，一如他与大海彼岸遥遥相望，这种最沉默的语言，可以诠释世间最浪漫的事。日本诗人谷川俊太郎曾经说过，因为自然的某种状态而唤起的感动，是他创作诗歌最重要的内核，每天早晨他都会到院子里散步，曾经有一整年他在早晨同样时间、同样的位置，以院子中央的一棵枫树为中心，拍摄院子里的风景，300多张照片做成一个相册，记录下院子里的每一个清晨。作为诗人的谷川俊太郎，在他的取景框里以一棵枫树为参照，对周边风景做出取舍和判断。这也让我想到身在海边的他，对一棵槐树的移栽和关注，他不仅仅是在培植风景，他在关注生命本身，以生命关注生命，在一个人与一棵树之间，存有某种隐秘的精神关联。那棵槐树一天天拔高，渐渐超越围挡，露出葱郁的树冠。它看到了大海，看到永不疲倦的潮汐声的来处。作为一棵树，它的根已经足够扎实，可以独自应对来自大海的所有风暴，它将见证大海所见证的，细密的年轮将会刻满这个区域成长演变的密码。一棵树，以年轮的方式，留存成长的记忆，刻下关于风雨和梦想的印痕。他在这棵树的身上寄予了一种期望，让这种期望在缓慢的成长过程中渐渐实现，这样的寄托方式显然不符合当下急功近利的风气，大家早已习惯了速成，习惯了拔苗助长，恨不得一下子省却所有的过程。他拒绝这样，在一棵树的缓慢成长中渐渐走近心中的梦想。缓慢让他心安，一个懂得速度的人，也深切体味到慢下来的真谛。他注视一棵树，注视它的缓慢成长，这是一种价值观，一种对于社会和人生的独特理解。他并不期望所谓的理解。他只是在做着，按照自己的方式，他相信当这棵树葳蕤蓬勃的那一天，将是他最感欣慰的日子。立村必先植槐，他在这里扎根，把大海当作故乡。他忘不掉故乡村头的大槐树，那是整个童年的记忆，在大槐树的护佑下，他一天天长。如今村庄的树木越来越少，到处都在上演大树进城的当代寓言，他栽下一棵幼槐，在自家院落，在海边，在异乡，体味整个成长的过程。他把这片居住地当作自己的故乡，亲手栽植一棵槐树，向遥远的故土致意，在日新月异的

生活里，这份记挂传统的朴素情怀有着最动人的力量。他是一个沉潜的人，一个对生活对生命有敬畏心的人。这世上，很多的人在忙碌着，很多的人有着这样或那样的想法和抱负，但是心怀敬畏的人委实不多。关于一棵槐树的林林总总，我是在偶然的交谈中获知的，一个人如此郑重地对待一棵树，这让我感动。每次散步路经栈桥，我都会特意走过去看望那棵槐树，在它的身边默默站一会。它天天依旧。在天天依旧的状态里，突然有一天，我发觉它长高长粗了。成长是一个缓慢的不可逾越的过程，明白这个过程，并且懂得体味这个过程，才算是彻悟了人生。

我并不知道人生。我只是一个对生活有追求也有抗拒的人。

我们去参观的规划展览馆被誉为那个江南城市的会客厅。以客人的身份进入会客厅，我被不安感深深攫住，高科技堆积出的幻觉，还有大地上发生的那些事情，完全被虚拟化。我的眼前所看到的一切，隔着一层说不清的什么，小心翼翼地走在展厅，生怕脚底下一脚踩空。向前三十年，向后三十年，半个多世纪的时光浓缩并展览在这个空间，我有一种想要逃离的念头。那些冰冷的数字化表达方式，它们切割你，将你分成若干份，每一份都有你的影子，每一份都已经看不出一个原本的你。我想回避它们。它们拒绝回避。

从展览馆出来，感觉自己像是从另一个世界回来，恍若隔世，现实的世界不再清晰。南方的冬日并不寒冷，阳光淡淡地照在身上，有些冷意。我在展览馆门前的空旷地带踱步，漫不经心地走来走去，很快就留意到两棵被包围在脚手架里的老树。是两棵香樟树，在这个城市街头随处可见的树种，只是这两棵树看上去更苍老。许是“主人”对树的造型不太满意，他们围着树冠搭起了脚手架，树的枝杈被捆绑被固定在冰冷的钢管框架里，像颓然的囚徒。那些钢管在树身周围密密地交织着，像是对一棵老树的不放心，又像在别出心裁地托举和矫正着某些枝干的形态。我恍然明白，这是两棵被绑架的树，他们希望这两棵树按照他们的设计和要求去成长，最终符合更多人的观赏眼光。远远打量这棵被囚禁的树，冰冷的脚手架让人恍然觉得进入了一个建筑工地，这类建筑工